

急着想證明點什麼的人都該住院

假如很不幸你被當成精神病被逮進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辦法證明自己是正常人呢?

一名叫格雷·貝克的記者去意大利採訪了三個特殊的人物,事情是這樣的:一名負責運送精神病人的司機因為疏忽,中途讓三名患者逃掉了。為了不至於丟掉工作,他把車開到一個巴士站,許諾可以免費搭車。最後,他把乘客中的三個人充作患者送進了醫院。

格雷·貝克關心的不是這個故事,他想瞭解的是,這三個人是通過什麼方式證明自己,從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對甲的採訪:

格:當你被關進精神病院時,你想了些什麼辦法來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證明自己沒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樣證明的?

甲:我說:“地球是圓的”,這句話是真理。我想,講真理的人總不會被當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後你成功了嗎?

甲:沒有。當我第14次說這句話的時候,護理人員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針。

下面是對乙的採訪:

格:你是怎麼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來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報了警。

格:當時,你是否想辦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訴他們我是社會學家。我說我知道美國前總統是克林頓,英國前首相是布萊爾。當我說到南太平洋各島國領袖的名字時,他們就給我打了一針。我就再也不敢講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樣把你們救出去的?

乙:他進來之後,什麼話也不說。該吃飯的時候吃飯,該睡覺的時候睡覺。當醫護人員給他刮臉的時候,他會說聲謝謝。第28天的時候,他們就讓他出院了。

格雷·貝克在評論里發表這樣的感慨:一個正常人想證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難的。也許只有不試圖去證明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正常人。

後來,有許多人在該文的網絡版上留言。

有一個人的留言令人感觸頗深:那些用某種方式去證明自己真理在握的人,那些用某種方式證明自己知識豐富的人,包括那些用某種方式證明自己很有錢的人,都可能被認為是個瘋子,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罷了!

盡其本分專心做事,不管他人怎麼想——這樣的人才是正常人。

越是正常人越不需要向其他人去證明自己是正常人,而越是高手自然也就越不需要向別人去證明自己已經是高手。



鑽石的存在證明了這個世界是何等荒謬(下)

你以為營銷到這個高度就可以了吧,遠!沒!有!戴比爾斯已經把女人的心理研究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比如他們研究顯示,對於鑽石這種奢侈的商品女人的心理是矛盾的。



讓鑽石的爭奪更加慘烈。幾個賣鑽石的商人搖身一變居然操心起了世界和平,其背後的邏輯不言而喻,因為他們可以掌控消費者,卻掌控不了軍閥。倘若軍閥大量出售鑽石,也會讓鑽石市場失控,所以,封閉他們的出售渠道,鑽石還是牢牢掌控在戴比爾斯的手里。

一方面,她們對首飾有着天然的佔有欲,一方面又認為主動索取會帶來良心的負罪感。所以戴比爾斯的廣告在八十年代又開始強調鑽戒應該跟驚喜結合。一個男人默默買了鑽戒,在一個精心安排的場合突然送出,這才能最大程度上化解女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們擁有鑽戒帶來的極度喜悅,一方面又保持了女人的純真。

沒有任何市場,只能以低廉的價格回售給商家,可是這仍然阻擋不了被綁架的人類對它瘋狂的追捧。

是的,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荒誕。鑽石的唯一元素就是碳,是這個世界上最不缺的元素。人造金剛石與鑽石也別無二致,如果想靠鑽石保值無疑很難。二手的鑽石

把女人研究成這樣,實在是服不服。連擁有戴比爾斯百分之四十股權的奧本海默家族都不禁感嘆:“感謝上帝,創造了鑽石,同時也創造了女人。”

2011年訪華的南非副總統莫特蘭蒂面對央視採訪時說了這麼一段話:“鑽石只是人們虛榮心的產物,它只是碳而已,價格上漲並不是鑽石會枯竭,而是人為造成的供不應求的局面。”

但我似乎能想象,當一個男人把關於鑽石的種種都告訴自己的妻子時,他最可能遇到的情景就是妻子幽幽地說:“所以呢,你覺得給我看這個,鑽石就不用買了,是吧?”

多少年來,鑽石已經逐漸綁架了消費它的人們。你以為女人看重的僅僅是鑽石本身嗎,錯了,她們更看重的是你寧願花掉三個月的工資差點年紀輕輕就過勞死而為她換來的一件愛情的象徵。

2011年訪華的南非副總統莫特蘭蒂面對央視採訪時說了這麼一段話:“鑽石只是人們虛榮心的產物,它只是碳而已,價格上漲並不是鑽石會枯竭,而是人為造成的供不應求的局面。”

而男人一定會立刻搖頭,斬釘截鐵地說:“哪能啊,買,當然要買,咱還得買個大的,我這就是跟你說說。”

如果你拿着本文去向你未婚的女友義正辭嚴地指出,買鑽戒是一件傻逼的事情,那麼這種行為才是真的傻逼,因為你的女友只需要看着你的眼睛說一句話就讓你啞口無言,“是的,這很傻,可是你就不能為我傻一次嗎?”

你看,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荒謬。文/李良君

你看,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荒謬。文/李良君

把所有營銷學的書籍看完都不如完全理解戴比爾斯鑽石營銷的案例帶來的收穫大。消費者是需要培養的嗎,完全不是,消費者是需要教育的。

當把一種商品提到文化乃至習俗的高度,你擁有的就是宗教般狂熱和虔誠的信徒。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鑽石除了表面的光鮮美好忠貞不渝,還有陰暗血腥的另一面。

圍坐喝茶的深夜,聽到這樣的對話:

當把一種商品提到文化乃至習俗的高度,你擁有的就是宗教般狂熱和虔誠的信徒。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鑽石除了表面的光鮮美好忠貞不渝,還有陰暗血腥的另一面。

二、鑽石的血液史

有個茶痴,極講究喝茶,乾脆去山高水洌的地方隱居,他常常浩嘆世人不懂品茶。如此,二十年過去了。

鑽石給戴比爾斯帶來了無盡的利益,卻也給廣袤的非洲大地帶來了深重的苦難。這倒並非戴比爾斯公司的錯,而是軍閥因為爭奪鑽石的開採和控制權開啓了慘絕人寰的內戰。萊昂納多主演的05年的電影《血鑽》就處於這樣的背景下。

有一天,大雪,他淪水泡茶,茶香滿室,門外有個樵夫叩門,說:

“先生啊!可不可以給我一杯茶喝?”

因為鑽石發生內戰的國家典型當屬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直到現在我仍清楚地記得高三時候看到關於塞拉利昂內戰文章的午後,那種頭皮發麻的驚悚和不適。

茶痴大喜,沒想到飲茶半世,此日竟碰上聞香而來的知音,立刻奉上素甌香茗,來人連盡三杯,大呼“好極好極”,幾乎到了感激涕零的程度。風雨歸舟圖?

樵夫一面喝第四杯,一面手舞足蹈:

塞拉利昂盛產鑽石,因為鑽石背後的暴利,叛軍首領福迪·桑科聯合利比里亞軍車強人查爾斯·泰勒建立革命聯合陣線。桑科利用軍隊壓迫人民攫取鑽石,又靠出售鑽石獲得的資金購買軍火供養軍隊。

為了打贏慘烈的內戰,桑科組建了駭人聽聞的娃娃軍。將七八歲的孩子集合,讓他們親自肢解敵人,挖出他們的心臟,培養嗜血的狼性;對內親手殺害自己的親人泯滅天生的人性,更驚悚地是向孩子的太陽穴注射可卡因等毒品進行精神控制。娃娃軍中甚至有女童,白天持刀殺人,晚上淪為性奴。十三歲的塞拉利昂少年伊斯梅爾·比亞不幸加入娃娃軍,淪為殺人機器,後來被解救後提筆寫下了《長路漫漫》一書,記下了這一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戰爭。

“太好了,太好了,我剛纔快要凍僵了,這茶真好,滾燙滾燙的,一喝下去,人就暖和了。”

塞拉利昂的內戰從1991年開始,持續了整整十一年,造成了5萬人死亡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流離失所。其出產的鑽石成為了無數恩愛的情侶手指的訂婚信物,卻也沾滿了非洲人民的鮮血。

懷不世之絕技,目高於頂,不肯在凡夫俗子身上浪費一絲一毫的美,當然也沒什麼不對。但肯起身為風雪中行來的人奉上一杯熱茶,看着對方由僵冷而舒活起來,豈不更為感人?只是,前者的境界是絕美的藝術,後者大約便是近于宗教的悲憫淑世之情了。

因為說的人表演得活靈活現,一桌子的人全笑了,我也笑,不過旋即悲傷。

詭的是,戴比爾斯也跳出來呼籲和平,在2001年簽訂《金伯利進程協議》,呼籲世界不要購買戰亂國的鑽石,買鑽石只會

“你說好極,請說說看,這茶好在哪里?”

“你見過這樣的景色嗎?”他抱着母親,指着從客廳窗戶可以望見的綠色小山。

決定。現在的情況太惡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療,我沒多久就完蛋;做放療,我的下巴全爛光;每個人都確定我在手術中活不下來,因為我已經84歲了。你知道我有多少塊地是在這種情形下買來的?當所有者不想賣,而我口袋里一個子兒也沒有的時候?”

“沒見過。”母親勉強回答。

“那你看什麼板着一張苦瓜臉?”父親問。

“我知道。”我說。我確實知道。

“因為地上沒鋪瓷磚啊。”母親低聲咕噥着,低頭看看我們腳下的塵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屬管。直到這時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頭,看到母親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這之前我們都已發現沒鋪瓷磚,但是由於父親的興奮和熱情,我們都沒太在意這個事實。父親現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說,“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我7歲的時候,我們搬家。我們的新居與舊公寓在同一條街上,我們都很愛舊公寓,但父親堅持要我們搬去一個更寬敞的地方。“二戰”期間,我父親和他的父母,還有其他一些人,在波蘭小鎮的一個地洞里藏了將近600天。洞太小了,他們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當蘇聯人解放了那個地方,軍人們不得不把我父親和祖父母架出來,因為他們已經動不了了,他們的肌肉已經萎縮。父親在洞里度過的時光讓他對隱私很敏感。事實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個房間里長大讓他抓狂。他想讓我們搬去一個每人都自己房間的公寓。我們小孩其實喜歡共住一間房,不過當父親打定了主意時,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

“好了,好了,”父親說,“如果你不再抱怨這個,讓我安靜一會兒的話,我就考慮考慮這個問題。你懂的,是吧?”母親毫無把握地點點頭。電梯下行的時候,歡樂氣氛少了許多。

“你見過這樣的景色嗎?”他抱着母親,指着從客廳窗戶可以望見的綠色小山。

我們打算搬離已經被他出售的舊公寓前幾周的一個周六,他帶我們去看新公寓。我們都洗了澡,穿上了我們最好的衣服,雖然我們知道去那兒並不會見到什麼人。不過,畢竟不是每天都能見到新公寓的。

“在我們搬過來後,我是要鋪瓷磚的,”母親用她最平常的口氣說,“我知道如何擦瓷磚,而不是沙子。”

“看見了嗎?”父親自豪地吻着母親的額頭,“我說過我會考慮這事的。”

公寓雖然已經竣工,但還沒人入住。當父親確認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你說得對。”父親說着,試圖去擁抱她。

只過了一個月,我們就發現了他是怎么辦到的。那天當我一個人在家洗澡時,一個灰色頭髮、穿着領尖有鈕扣的白襯衫的男人帶着一對年輕情侶進了浴室。“這些是我們的‘火山紅’瓷磚,直接進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磚說。那個女人首先注意到了一絲不挂、渾身打着肥皂的我正盯着他們。他們3個人迅速道歉,離開了浴室。

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出租車已經到了我父母現在住的大樓樓下,當我們下車時,父親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時,怎樣都是賺了。”他重複道。當我們打開公寓的門,撲面而來的是愉快、熟悉的氣息,十數種顏色的瓷磚,以及唯一的強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也許這一次,生活和父親也會令我們驚訝不已地達成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交易。

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出租車已經到了我父母現在住的大樓樓下,當我們下車時,父親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時,怎樣都是賺了。”他重複道。當我們打開公寓的門,撲面而來的是愉快、熟悉的氣息,十數種顏色的瓷磚,以及唯一的強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也許這一次,生活和父親也會令我們驚訝不已地達成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交易。

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出租車已經到了我父母現在住的大樓樓下,當我們下車時,父親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時,怎樣都是賺了。”他重複道。當我們打開公寓的門,撲面而來的是愉快、熟悉的氣息,十數種顏色的瓷磚,以及唯一的強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也許這一次,生活和父親也會令我們驚訝不已地達成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交易。

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出租車已經到了我父母現在住的大樓樓下,當我們下車時,父親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時,怎樣都是賺了。”他重複道。當我們打開公寓的門,撲面而來的是愉快、熟悉的氣息,十數種顏色的瓷磚,以及唯一的強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也許這一次,生活和父親也會令我們驚訝不已地達成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交易。

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出租車已經到了我父母現在住的大樓樓下,當我們下車時,父親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時,怎樣都是賺了。”他重複道。當我們打開公寓的門,撲面而來的是愉快、熟悉的氣息,十數種顏色的瓷磚,以及唯一的強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也許這一次,生活和父親也會令我們驚訝不已地達成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交易。

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出租車已經到了我父母現在住的大樓樓下,當我們下車時,父親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時,怎樣都是賺了。”他重複道。當我們打開公寓的門,撲面而來的是愉快、熟悉的氣息,十數種顏色的瓷磚,以及唯一的強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也許這一次,生活和父親也會令我們驚訝不已地達成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交易。

我們每個人都進了電梯後,他按了5樓的按鈕。當時,那幢樓是那個街區唯一一幢有電梯的建築物,電梯短短的上昇過程令我們震顫。父親打開了新公寓堅固的大門,開始向我們展示房間。先是兒童房,再是主臥,最後是客廳和超大的陽臺。視野太美了,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親,在將成為我們新家的神奇宮殿中狂喜不已。

“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出租車已經到了我父母現在住的大樓樓下,當我們下車時,父親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時,怎樣都是賺了。”他重複道。當我們打開公寓的門,撲面而來的是愉快、熟悉的氣息,十數種顏色的瓷磚,以及唯一的強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也許這一次,生活和父親也會令我們驚訝不已地達成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交易。

從頭再來

